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原敘

道光庚子之夏洋氛不靖蔓延三載

成廟不忍生靈塗炭不得已而允撫事之請竊以夷人貪利志在通商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惟防秋之備猶夏尤嚴而閫帥疆臣計窮徙薪憂貽伏莽迨燎原勢熾猶復煦嫗而辭躧足談笑以謝關弓在當日築室朝謀垂堂夕警毋亦急何能擇而令

鼎湖龍馭之日輪臺自責平壞無功是則

陟降之恫詎非謀國之咎耶○時承乏臨城司訓一官昔稍無預憂危而惡聲方戢于村雞譌言又傳于市虎于是

舊目增傷裂眦懷憤爰蒐輯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
据者録而存之兩相枋國防口綦嚴珍此言帚之藏竊懷
挾書之懇恭逢
今上嗣位夷船徑赴天津梯航修好
上遠覽前事止呼邪于欵塞卻楚貢之包茅辭之以禮不
惡而嚴該夷遂逡巡而去夫螳臂之吞豈勝任于車輪爝
火之光自見消于日月況以彼不貨之荒服固已等棄地
于珠厓而總總焉拾魏絳和戎之漸饕餮自求封之弊挾
之威德兩無居焉
皇上乾綱獨斷渙號斯宣正汪黃之罪以慰

在天之靈。雪伯紀之冤。以絜同民之矩。徵臣需次京邸。獻

聽

綸音。竊謂逆命有苗。民何累深仁于

堯舜、而責備在賢者。難逃直筆于董狐。爰取昔日所藏。詮

次成帙。坿陳肊見、以當臚言。藉備異日史家之采擇。雖然

支離攘臂。神人以為大祥、尸祝代庖。君子譏其出位、居閒

散而抱先憂之隱者、毋乃類是。欲加之罪。其又奚辭。時

今上御極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

中西紀事次敘

庚戌之冬。需次京邸。時值洋艘遣退。枋相罷歸。爰取庚子以來英人入寇本末。編次成帙。臧之篋中。嗣見通商日久。中外錯居。各以詐力相尚。水火生于畛域。枘鑿起于錐刀。于是官袒民則番怒。袒番則民怒。番以其強。民以其衆。而交鬨之端復起。竊惟馭外之要。不越勦撫二端。乃由前而論。擇將之難。漢文拊髀而興嘆。由後而論。徙戎之患。江統蒿目而生憂。豈無故哉。孟子曰。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今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釁之相尋而無已也。值天津用

兵之後。湖上無事乃續据十年來所聞見者合之前定之稾。分類紀敘。釐爲十六卷。中西爭競之關鍵。畧具于此。若夫中國自有

聖人正統。不數閏位。必謂侏儒昧任不齒于聲教之中。吁鶻桀蠕。反脣于族類之異。拾野史之誣。炫雷同之聽。吾無取焉。時咸豐九年己未九月。

中西紀事定本目錄

咸豐十年。自浙返江右。其年秋今曾侯以兩江總督督師駐祁門。調入幕府。時値鑾輿之變。奉詔北援。和議旣成。罷兵換約。凡前後奏咨稟案及軍機稍臺來往信函件次之。撰為庚申續記。踰年回江供職。親預於長江設關。西士傳教之役。又見續須條約。暫定章程。雖法窮則變。抑亦時勢為之。而魚以煩烹致碎。羊以多歧而亡。君子不能不於始作俑者三致慨焉。爰取庚申以後續成數事。增入中西紀事中。合之為二十四卷。今次其目如左。

是編草創未就得見同年魏默深中翰源所撰海國圖志愛其采摭之博惟其體例兼備四洲故于英人入寇

及海哥用兵之利鈍。不具詳也。猶夏起于道番。漏卮原于互市。邊釁之生。由栟於此。原稿皆敘于各案下。續據海國圖志所載各檔案。遂仿紀事本末之例。釐爲四卷。著始禍也。五卷以後。邊釁本末。多据邸抄及奏咨各案。參以西人紀載之可信者。十五卷換約以後。則條約章程。頒行各省。尤爲班班可攷。續論次之。而以勦撫異同管蠡一得殿爲卷末。記海疆殉難諸臣。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爲斷。惟有則詳。而核無則畧。而存蓋仿綏寇紀畧補遺之例云。時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中西紀事卷之一

江上蹇叟

通番之始

歐羅巴居天下四洲之一。其地在亞細亞洲西南洋之西。而中隔以地中海。曰歐羅巴。總其洲之島岸名也。曰大西洋。以其海之方隅名也。若其國名則中國之所謂大秦。西人之所謂泰西也。自古不通中國。惟東漢時遣使一貢。范蔚宗立大秦傳。而歷代之史。因之傳言。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又言大秦嘗欲通使于漢。而安息貪以漢繒綵。與之互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東漢桓帝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大西洋之名聞中國。濫觴于此。然不列王會之圖。遂闕職方之紀。故後漢書但知其爲海西國。晉書始言其在西海之西。西海即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至魏書乃云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方隔之。可紀者如此。若其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則均不詳也。惟元代版圖之闊。亘古未聞而太祖世祖封建屏藩。但及于葱嶺西南之五天竺。明初通貢之遠。遣使頻仍。而三保太監七下西洋。第盡于紅海東岸之忽魯謨斯。雖西北界接歐羅巴。西南界接利未亞。而一海之隔。若于關津。然不自崖而反。宜利瑪竇初至京

師而明之禮臣不識大西洋之爲何地意大里亞之爲何國也然中國固不識大西洋之地而利瑪竇方自海外來亦茫然安識其所謂大秦者蓋自與徐光啟輩交又得見唐之大秦景教碑（詳卷二）以爲與其國所奉事之天主教合故中外稱之無異詞艾儒略者亦西人既載其碑于所撰西學凡後又考其疆域序其島岸之國名而作職方外紀大畧言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其大者凡十一國則佛郎西（即紀中之拂郎祭）意大里荷蘭（即紀中之法蘭得斯）呂宋（即紀中之倚西把尼）及額力西（即紀中之厄勒祭）俄羅斯（即紀中之莫哥斯未）之屬皆在焉又言地中海之西有意而蘭大諳厄利諸島國即今之英吉利兼轄

阿爾蘭者是也。攷其分合之由。則自漢以前。皆統于額力西（即今之希臘）至東漢時羅馬浸彊。即今之意大里亞國。并吞各部。歷四百年綱紀西洋。一統最久。六朝之季。羅馬衰微。爲北狄戎特之族所侵。分裂其地。于是各部自王。不相統攝。惟共奉一教主。而其教皇世居意大里亞國中。凡大西洋受封廢立之事。皆請命焉。然不能執予奪之權也。佛郎西興于唐。英吉利興于宋。而一時歐羅巴洲各國。如荷蘭葡萄亞西班牙等。經營貿易。估帆所達。及于西南洋東南洋。各開市埠。英佛間而繼之。遂以是爲通中國之漸矣。明自永樂以後。數遣人下西洋。示以通貢。凡前後隨使至者

以百數。而大西洋之國不與焉。迨正德間。佛郎西踞滿剌加之地。遣使臣詐貢方物。後又乘倭寇之間縱橫海上。占踞澳門。而荷蘭葡萄亞繼之。然明之諸臣。迄不知其爲大西洋人。直至萬厤間。利瑪竇至京師。始識大西洋之名。而迄不知其與佛荷等國之或同或異也。況自西士利艾等與中朝士大夫往返討論。固已備悉其山川風土。指掌列眉。而修明史者。尚墮雲霧中。豈非卧榻之旁。被人鼾睡而不知者邪。然則通番之遠。莫遠于明。而勤遠畧于數萬里之遙。遂釀近憂于二百年之久。豈細故哉。今參核明史及中外紀載之書。著其可攷者于左。

明時大西洋強盛之國首推佛郎西時南洋之地有滿剌加者卽今之麻六甲佛人方欲開通市埠遂奪而踞之自此東行入中國徧歷澳門粵東之地乃于正德十三年遣使臣來貢方物請封詔給其方物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刼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賄緣鎭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請責令還滿剌加王土方許朝貢又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

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北之禍。殆无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貢香物。不問何方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絕于海澨。蠻人襍遝于州城。禁防旣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禦。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議如御史言。未幾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携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

事詔復拒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官兵追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賊敗遁官軍得其礮副使汪鋐進之朝即所謂佛郎機者也初粵東文武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少有議復許佛郎西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之由是番舶幾絕其後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因言許佛郎西互市有四利焉部議從之自此佛人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竟商于福建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朱紈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內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郤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

擊于走馬溪生擒九十六人紈悉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紈被逮自殺自紈死海禁復弛佛郎西益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濠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濠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西遂混入焉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乃于四十四年僞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爲佛

郎西假託乃郤之萬麻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粤海上之利勢益熾時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七八丈宏傚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卒不行以上皆據明史初諸番之互市于澳中也來聚于虎跳門外之浪白洋蓋海中一島嶼也大西洋人後至而思龍斷焉于是佛郎西自滿剌加來經請封貢而葡萄亞遂以舊請間至荷蘭遂以萬麻間至然舟舶往來歲取其稅第羈縻之使勿絕而已自濠鏡之徙則佛郎西首建城臺戍兵列炮儼若敵國諸番樂其便而趨之遂爲逋逃之藪萬麻三十五年有番禺舉人盧廷龍計偕入都上書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洋

當事不能用其後何士晉督粵令悉毁澳中城臺諸番始稍稍有所顧忌而佛郎西亦因戒心懷去志矣天啟初徐如珂署海道副使因澳夷飾詞請築再毀之澳夷即葡萄亞也蓄請築非以備佛夷實以自衛詳見下而是時守臣復遣監司馮從龍毁其所築之青洲城澳中有青洲山番人于山上建寺即前所云隔水之地明史謂洲爲州也番人不敢拒然佛以求通貿易屢窺邊竟中朝疑之故當明之季增兵戍澳門專以防佛佛亦以猜逼不敢久留昔時兎窟之營已爲葡萄亞發其窖而剪其籓矣以上參用張汝霖澳門紀畧蓋明史所記萬厤以後之事多有與澳夷混者由不知澳夷之專屬葡萄亞又不知葡與佛之均爲大西洋也惟葡萄亞以西洋小國先後來澳卒藉中國之援貰廛久居遂爲

二百年專利之藪。佛雖垂涎欲與之爭。而國勢已不可復振。又况强鄰之耽耽而議其後哉。

葡萄亞者。古之布路亞國。其地在歐羅巴洲之西境。今住澳門者。或稱澳夷。或稱大西洋。從其朔也。其入中國始于明正德間。貿易于舟山甯波泉州等處。嘉靖三十年。遂來澳門。是時諸番互市。已自廣州移之濠鏡。佛郎西搬造城臺。欲圖久踞。諸番逼迫不自安。葡萄亞乃納賄于澳中官吏。請歲以五百金貰其屋而居之。于是自其本國挈家至澳。凡爲戶四百二十有奇。丁口三千四百有奇。孳育蕃息。遂長子孫。佛郎西來去不常。又自萬厤天啟間中國防之

比遂不自安而諸番之來者輒藉澳夷爲東道主又假其名號以入市遂得以貯貨之居爲資生之計然紅毛屢以兵船窺香山澳脅奪市利葡人懼乃築礮臺傍造紅毛火器以禦之不得則告急于粵中官吏請備防兵蓋自託于爲

天朝守海門固外圉而陰以自封殖也澳中城臺之建始自佛郎西而澳夷因之以爲利迨粵中大府遣兵隳之澳夷不敢言而實不便于藩垣之弛也值天啟之初紅毛出入于濠鏡澳夷藉戍守爲名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時徐如珂爲海道副使昌言于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

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垣墉不毀。爾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而糞除殆盡。夷相顧啾唶。自是稍戒心。時值倭寇方平。有言澳中諸番。實爲嚮導。請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而粵中大吏謂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啟釁。無弛防。庶幾相安無患。部議從之。乃設參將于中路。增兵戍防。名爲備倭。實則兼備佛郞西蔺亞也。然當明之季。意大里人至中國。徐光啟方與之講求厤法。

而葡萄亞人亦以治厤聞于朝于是光啓奏用新法悉居其人于澳門而陽瑪諾者卽葡萄亞人也明史作波爾都瓦卽布路亞譯音之異自葡人主澳則大西洋之人方以類聚而東南洋諸番反以為異族而驅之故明史以澳夷為大西洋人而不能辨其為何國也惟佛郎西終明之世窺澳不得而葡萄亞以五百緡寄居賃屋遂得盤踞全島儼然視為故物沿至

國朝定制外洋之貿易于粵者船貨並稅惟澳夷但限以二十五船之額止輸船鈔貨則聽入洋棧中有買者為出稅又自乾隆定制歸并粵東各洋船貨之後悉回澳門住

冬。轉向澳夷賃屋棲止。于是大西洋各國之過澳門者。耽耽而覷。遂啟英吉利窺覦之端矣。以上采用澳門紀畧及皇清通攷四裔門葡人以忌佛郎西之故。凡大西洋人之至者。無不多方譏閘之。英吉利邇其市埠。每以兵船至澳。輒詐言戍兵代為防佛。實則欲自取之。直至道光中葉。索得香港馬頭。不復忌澳。而五港既開。外洋俱得自市。澳船反少。又不能為有挾之求。則富庶已非昔日之比矣。其國終明之世未通朝貢。至我

朝雍正五年。始表貢方物。乾隆十八年復貢

兩廣。念其遠道輸忱。從優錫賚。而其國中人亦以天文家

入仕京師爲欽天監。今其國尚在大西洋。而明史無布路亞傳。故其住澳之顚末但附見于佛郎機意大里傳中。亦不能詳也。

荷蘭者。大西洋瀕海之國。東至日耳曼。西連英佛諸國。明人所稱紅毛番族者也。明史言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荷蘭者。蓋其時大西洋不通中國。荷蘭貿易之舟僅至南洋而止也。初荷蘭人勤于貿易。明時攻佛郎西西班牙皆勝之。遂由五印度奪葡萄亞市埠。泛舟入南洋。又取葛刺巴而據之。至今南洋之地。有所謂大荷蘭小荷蘭新荷蘭者。雖中奪于英佛諸國。或分給其地。

與之和市。而荷蘭舊埠之名。至今仍之。可以知其貿易之廣矣。當佛郎西之市于香山澳也。荷蘭聞而慕之。乃于萬厤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此南洋之呂宋以其西洋本國之名名之非歐羅巴洲中之呂宋也）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求通貢市。當事難之。不敢聞于朝。但召其酋入城。羈縻之。方遣之歸。而澳中人懼其登陸。力為防禦。久之無所得。乃去之福建之漳州。直抵彭湖嶼。于三十二年七月。值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為久居計。時有海澄奸民李錦及奸商輩之販于大泥者。皆與荷蘭人習。相與慫恿之。許之貢市。而總兵都司方以兵至。先以計縶錦等下獄。酋始有

悔意而仍乞通市不已于是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始稍稍引去而是時佛夷方縱橫海上荷蘭欲與之爭雄復泛舟東攻破美洛居國即麻六甲與佛夷分地而守尋又至福建之臺灣侵奪其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復與之互市遂再至彭湖以求市為名築城而守天啟初守臣以計毀其城遂移舟去然其據臺灣自若也方守臣之毀城許以移舟之後當為代請通市既而事不行番人怨乃掠漁舟六百餘艘復至彭湖驅土人運木石將再築城又分兵犯廈門瀕海郡邑无不戒嚴時巡撫南居益初至見其勢益熾乃上言互

市之求。若不見許。必至興兵構怨。且臣聞其遣人四出。將要結交留巴（即上文葛剌巴）大泥諸國與之合謀。此必不可以理諭也。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畧。部議從之。四年正月大發兵與荷蘭戰。屢敗之。荷蘭益窘。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即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請暫許之。遂揚帆出湖。猶留其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于朝。彭湖之警以息。然其臺灣之守卒不能奪也。臺灣者舊爲日本倭地。紅毛初至。啗以重幣。求給一廛爲互市區。旋誘倭人入天主教。遂逐而據焉。崇禎中有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既去。芝龍以其衆入海爲盜。旋經巡撫沈

猶龍招降之。屢以平海寇功。積官至都督同知。十年敗荷蘭之衆。從沿海饑民數萬實臺灣。荷蘭遂弱。然猶擁紅毛二千踞城中。芝龍亦尋去。其子曰成功者。芝龍娶倭婦所生子也。值明之季。唐王桂王監國。成功奉之以抗天兵。屢寇閩浙江南。順治十六年。由海道寇鎭江。至江甯。大兵擊敗之。成功寇鎭江乃順治己亥事卽十六年也其自鎭江敗歸謀取臺灣則十七年以後事皇清四裔考以爲順治九年蓋誤以張名振之寇長江當之耳今據全祖望張煌言碑文成功遁歸。則閩中已無寓足地。乃謀逐荷蘭以取臺灣。會紅毛通事何斌逋夷負遁。投成功。說其以水師從鹿耳門入。十八年。乘彭湖潮漲。直抵鹿耳門登岸。克其赤嵌城。又與荷蘭相持半年。

屢敗之荷蘭遂棄臺灣走先是荷蘭因廣東巡撫請于
朝願備外藩修職貢十三年遣使賫表京師
詔優答之部議以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入
詔改八年一貢以示柔遠康熙元年鄭成功卒三年大兵
渡海克廈門時荷蘭請率舟師助勦以夾板船乘勢追擊
斬首千餘遂取浯嶼金門二島時成功子經尚踞臺灣然
已寖弱不敢內犯中値耿精忠之叛轉相煽誘鄭氏復熾
十八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厚集水師復檄荷蘭夾板船為
助鄭經既死內亂方作乃定計取臺灣二十年奏請以施
烺為水師提督議先取彭湖乘南風進攻大敗之于是大

兵乘勝直攻臺灣。泊海中十二日。俟海水盛漲。乃掩其不意。由鹿耳門平行而入。鄭氏之黨窮蹙請降。乃擁鄭經子克塽肉袒赴軍門。繳上成功所受明印信。臺灣遂平。當大兵至鹿耳門時。鄭氏聞之大駴。以爲與其先人之取臺灣用兵如出一轍。而不知荷蘭已先獻計。請俟潮漲而取之。以報鄭氏也。臺灣自明以前。不入版圖。祗爲甌脫之棄地海上有警。則遣兵戍彭湖。以防內患。至是臺灣平。靖海侯奏言一島之懸。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仍以資荷蘭。遂議內隸。置郡縣焉。然荷蘭始欲爭澳門。不得已而去之臺灣。遂與佛郎西邊患相尋無已。而其窺覬澳中則屢欲

取之。而力未暇也。以上明以前事參據明史及皇清四裔攷後敘國初鄭氏事則據魏源聖武記及結埼亭集

歐羅巴各國。在兩漢六朝之間。莫盛于羅馬。羅馬者今之意大里亞國也。後漢書爲立大秦傳。正其國極盛之時。全洲之地。悉稟正朔。又自王安敦遣使之後。聲名遂遍于上國。故後之言大西洋者。託始焉。大西洋之立國。始于額力西。即今之希臘國。其首部曰雅典者。實爲聲明文物之區。而羅馬卒并之。西人測天之學。原于希臘。羅馬既得其地。遂訪求其推步之師。令國中人就而討論之。故後世之言天學者。多推大西洋人。而大西洋必首推意大里亞也。若

天主之教。起自東土之猶太國。（即西印度地）而猶太以西漢時亦降屬于羅馬。故耶穌教法。倡自意大里亞。而歐羅巴之人悉宗之。西人自序其教者。言耶穌生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其教有二大弟子。一伯多祿。一賓祿。皆至羅馬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繼闡明。至于總王公斯瑙丁者。（斯瑙即斯丹西人稱君長之詞）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為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專殿以奉天主。教皇即君于此。以代天主在世布教。教皇皆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歐羅巴列國之王。雖非其臣。亦咸致敬盡禮。稱為聖

父神師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以上據職方外紀據此則今之教皇必在意大里亞者從其朔也然自明以前中國雖有大秦之名而莫辨其為海西之何國洎明萬麻九年有西人利瑪竇自彼國泛舟九萬里至粵二十九年始至京師與中朝士大夫游而其徒來者益衆其論天下形勢則著有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又言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

耶穌教。耶穌生于如德亞白德稜之地。實爲漢哀帝元壽
二年庚申。又言中國大統。回回厤皆疏舛。不合實測。乃持
其本國推步之書。出示士大夫。皆爲中國典籍所未道者。
是時鄭世子朱載堉僉事邢雲路。方奏請修改厤法。因與
大西洋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共理厤事。利瑪竇旣
卒於京師。其徒皆久留不去。時則有陽瑪諾鄧玉函畢方
濟艾儒畧龍華民諸人。皆喋喋言新法有驗。而湯若望羅
雅谷方自西來。遂以崇禎二年。用徐光啓薦令供事厤局。
于是西人新法日益顯。而明祚旋移。卒不能用。
國朝順治二年。湯若望再至京師。上書言新法得

旨令與南懷仁同入欽天監。方依西人法造時憲書頒行。而新安衛人楊光先首攻之。遂起臺官之獄。楊湯交訟事詳二卷六年以楊光先推閏不實。寘之法。復起湯若望南懷仁為欽天監正副官。八年十二月當置閏。南懷仁謂雨水為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卽為九年之正月。不當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欽天監奏懷仁議是。

上亦嘉納之。未幾三藩之亂。

上召南懷仁于養心殿。命依水法造礮以備邊用。旋因明季以來。厤法疎舛。乃萃中西之同異。取其借根方對數及以量代算之法。

御製爲數理精蘊曆象攷成二書。于是西法如歐几里得穆尼閣鄧谷諸人之書。悉荷蒐錄。而西士之在中國備臺官者。皆同預編纂之列。自此中西二家。悉去其門戸水火之見。欽天監參用西洋人。遂爲定例。實自意大里亞開之也。其國以康熙九年遣使入貢。十七年

召見于　太和殿。宴賚遣歸。雍正元年。釋西洋人之有罪者出之獄。令遞回本國。由該國教化王表謝。亦貢方物。二百年來。意大里亞人之在京師者爲多。其藉新法以隂行其教法者則有之。而邁辟之敵。不預焉。參據明史及皇清四裔攷

歐羅巴各國自羅馬衰後。而佛郎西英吉利繼興。然佛之

初至明人不識其為大西洋厥後占踞澳門通市濠鏡則諸番之因緣而至者皆大西洋人也意大里亞之至京師稍後而其寄寓于澳中者已非一日故明季徐光啟奏行新法自艾儒畧熊三拔等皆意大里亞人而其時鄧玉函則日耳曼人龐迪我則呂宋人陽瑪諾則布路亞人具見明史其國名則譯音之異耳皆至京師而實自澳中來故明季之濠鏡實大西洋人一大都會也然則英吉利未至中國乎非也當荷蘭求市于彭湖臺灣之間明人但以為紅毛番族而不知紅毛即大西洋之種類也英吉利之與荷蘭同在大西洋即同得紅毛之稱明史記荷蘭事言崇禎十年紅毛駕

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鑒濠鏡事議駈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蓋誤以紅毛爲荷蘭之專稱乃意其爲鄭芝龍所敗而去之澳門其實荷蘭于時尚未去臺灣也

皇清四裔攷但言崇禎十年爲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灣而不敘其入澳門薄廣州之事攷中亦微誤蓋明史荷蘭爲芝龍所破乃崇禎初年事故其下文云不敢窺內地者數年後始敘十年窺澳之事今攷雖刪去下文而移鄭芝龍之破于後以遷就餘衆尚踞臺灣之語蓋未將上下文一詳攷也蓋其時西人之書已出知紅毛非荷蘭所得獨擅又以其尚踞臺灣也西人馬利遜著外國

史畧言英吉利通商始于明萬厤間然亦無左證近見西士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言明萬厤二十四年英之女主嗣位欲修好于中國乃遣三艘具書幣入明舟行至中途遇颶風而没事遂寢至崇禎十年有舟長率貨船五由蘇門答剌去之澳門爲葡萄亞人讒間逐之遂長駆至粵之虎門居數日漸辨華言具道通商意華官許爲之請于大府舟長喜張白幟以待不意又爲葡人之在粵者所讒令發兵開炮逐之舟長憤甚乃拔白旗揚帆乘潮徑逼炮台華民拒戰不克守台之卒盡潰乃奪而踞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大府慮啟邊釁復遣人慰諭之舟長白言此

來非尋衅。但求通商與他國等。又因來者以禮物賂大府。許之。遂繳出炮台。齎貨而歸。踰年遂不至云云。據此則明史所謂紅毛駕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者。乃英吉利非荷蘭也。明人但聞紅毛之名。即以爲荷蘭。遂并其非荷蘭者亦闌入焉。是則英吉利之名。雖不著于明史。而終明之世。不得謂其未至中國也。我

朝海禁開于康熙二十二年平臺之後。而據西人所記。則當鄭氏踞臺灣時。英吉利已交市于廈門臺灣間。厥後陳昂任廣東總兵官。奏言紅毛一種。內有英圭黎諸國。奸宄莫測。以後通市于粵浙間。其名遂顯。具詳後卷互市檔案

中。今但記其見于明季

國初者。以著大西洋通中國之始。及英吉利窺邊境之漸云。

按歐羅巴洲。即古之大秦國。西人四洲之書。考證明析。其後徐中丞繼畬瀛環志畧魏中翰源海國圖志爲證以史傳。知地中海者。即大西洋之隔于亞細亞。而天之所以限東西也。今總其要而論之。范書言大秦爲海西國。所謂海者。乃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濱臨東西紅海。而迤入于亞利未加洲界者也。魏書言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條支即今之西印度。自此至利未加洲洲

之北爲地中海渡此乃至歐羅巴也今西人航海而東者由大西洋開行過地中海循西岸南行繞出利未加洲之界至大浪山乃始捩舵轉而東北則隔海之說信矣以此攷證後漢書所謂安息貪以漢繒綵與之互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者正禁之不使渡海以自達于漢也又言班超遣甘英使其國入海舟人言海中有思慕之物使人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乃可入英卒不能渡此亦安息使爲之詞既以遮閡大秦又以洞喝漢使也西人未至中國不識大秦乃至利瑪竇初來自稱大西洋人而禮臣謂會典無其名不知其在于何地何

論歐羅巴又何論意大里亞邪明史修于西士入臺之後惟意大里亞一傳頗爲詳核其餘亦多譌舛如傳中言耶穌生于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說甚明乃又于拂箖傳後言萬厯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于如德亞即古大秦國此沿西士艾儒畧南懷仁之訛蓋西人初至中國本不識所謂大秦者及見大秦景教碑遂以大秦爲天主誕生之地而不知如德亞實在亞細亞洲中不可强合是不審大秦之别爲一洲也拂箖乃西印度之地去大秦尚隔一海乃又襲新唐書之謬以拂箖爲大秦之異名而意

大里亞之確爲大秦者反遺之。是不識拂箖大秦之截然爲二洲也。佛郎西在大西洋。而以其自滿剌加來。遂疑其地之相近。是不攷南洋島岸也。澳門之夷。但知其爲大西洋。不知其爲葡萄亞。故敘事多與佛混。甚至二國同在大西洋。又歧而二之。是不攷澳夷沿革也。至于紅毛爲大西洋之種類。而以其名專歸之荷蘭。遂使英吉利得冒之。蓋自佛郎西屢犯邊竟。朝廷加意防守。于是諸番之至者。悉疑爲佛郎機假託。而豈知大西洋之在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狡焉以爭通商之利者。何國。茂有迷途問津。望洋而嘆。無怪其知之不能盡語

之不能詳也。佛郎西之通中國。自踞滿剌加始。荷蘭之通中國。自踞交留巴始。行李往來。悉藉南洋爲東道主。自是大西洋之各國。聞風踵至。爭開市埠。及于南洋之澳大里亞荒島中。郎所稱第五洲者。于是野番之名無來由種類者。悉爲歐巴人役使。而英吉利殿其後。遂以此爲逋中國之逋旅。送往迎來。無敢有攖其吭而拊其背者。倘何有瀕海之足慮邪。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蓋以夷制夷。其道在近交而遠攻。故兩漢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斷。不可謂安息遮閡大秦之徒自爲謀。而不知爲漢謀也。

歐羅巴之通中國。惟佛郎西拔早。蓋其時倭寇方熾。欲以乘機窺釁。又自南洋取道。無襲遠之勞也。葡萄亞之來澳。雖在嘉靖三十年。而其通市閩浙。則已步佛人之後塵矣。意大里亞之至京師差後。而二十年前已抵香山澳。意其國中人之先後來澳者已不少。特海國圖志謂佛郎西葡萄亞之入澳門。入欽天監。皆自意大里亞開之。攷其年月殊不符也。意大里亞之入中國。修朝貢不爭市埠求利。見不乞通商。蓋亦諸番中之矯矯者。至于供事麻局。則澳中人皆因緣而至。明史言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蓋其時大

西洋各國俱有人而意大里葡萄亞之人爲多皆利瑪竇開之也利瑪竇之師丁氏學于歐几里得即著幾何原本者遂得私淑幾何宗旨攜其書東來一時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又爲潤色其文詞新法之行實始于此然當明季修改厤法徧致西士于是熊三拔龎迪我等測驗于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于後值干戈四起明祚不終遂爲開局已成之書而不能用遭逢

聖代龍興

仁廟天縱因其成帙用備疇人之掌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爲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誠

非偶然若謂藉以羽翼教法則其徒久居中土不過藉以餬口四方至于其說既行乃敢闢佛誚儒自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英佛之狡焉起疆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也已

按自唐以來西印度之各部皆回國也天主生于如德亞而其地已爲回部所并故明史但有阿丹天方等傳而如德亞之名僅附見于拂菻意大里亞傳中蓋西士欲張皇其教法之出自歐羅巴故合大秦如德亞而一之而忘其相距之遠尙隔一地中海也如德亞卽西人

之所稱爲猶太者其地在大秦之東南初降于波斯後滅于羅馬當東漢羅馬方强越海而有之故亦得大秦之稱且其誤尚不始此也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于大秦之語西人傅會室女即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産不知其下文云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爲已有耳波斯在亞細亞洲中與如德亞最相近唐之初羅馬已弱則如德亞仍隸于波斯故其教之西行即在是時夷僧夸誕不謂大秦之源于波斯反以爲波斯之出自大秦不亦顚倒之甚乎況賜名大秦寺太宗貞觀之詔不著于史而据

册府元龜所記元宗天寶四年之詔。則本名波斯寺。至是始改爲大秦。其沿革固可攷。而詔中所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者。則仍襲夷僧之誕說也。波斯卽古條支之地。今西人考定以爲安息國。是當日臨海之甘英爲安息所遮閡者。卽其地也。西印度以西之東紅海西紅海。卽亞細亞洲與利未加洲分界之地。西紅海之盡處。中隔旱路一百七十里。卽歐羅巴之地中海與利未亞洲分界之地。蓋大西洋之隔海隔于地中海而實隔于地中海紅海之間之陸路也。徐中丞瀛環志畧言西印度西行入紅海。西北四千里而港盡。至麥西（麥西卽利未亞洲之首部）

之蘇爾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即地中海之東南隅。其兩海之隔。則海國聞見錄所謂恨不用刀截斷者。即指此也。按此旱道入大秦之捷徑。當甘英臨海時。無從得知。而海道之遠。安息西界舟人所謂須齎三歲糧及海中有思慕之物等語。亦係懸揣之詞。蓋自明以來。歐羅巴人始創此路。由條支之海道。繞出利未亞洲之西境。至極南之大浪山。始轉而東北。徐中丞以爲蘇夷士之旱路較此。減程二萬。是海道已增二萬。又合紅海地中海之路。則魏書所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而至大秦四萬餘里者。不甚相遠。宜甘英之望洋而嘆。自厓而反也。

魏默深謂條支都城。在今回部之麥加。即阿剌伯之首部如德亞亦隸焉去安息已遠。因疑甘英所臨之海。未必是紅海。而臆度爲條支東境之阿勒富海。說詳西印度回部回國中然後漢書但言抵條支則自安息以西諸國。皆得條支之名。不必一定臨其都城始爲抵也。至于安息西界。船人所告不過沿途問津。不必一定行至紅海之盡處。始知二海之隔也。總之范蔚宗之言海西國。不過指亞細亞洲之西南洋而言。若甘英所臨則已過安息入紅海。而至利未加洲界。然亦不過在東西紅海兩岸之間。必以爲行至紅海之盡處。港斷絕流而後止。則未免膠柱刻舟之見耳。

中西紀事卷之二

江上蹇叟

猾夏之漸

亞細亞洲之西曰如德亞國西方天主降生之地也天主何人耶穌也耶穌何以名華言救世主也其生以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凡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五印度之人悉宗之及其教西行入大秦則歐羅巴洲之人悉奉之于是大西洋各國皆以天主誕生之年起數不自立年號也初西人奉釋氏之教自佛滅度後六百年而耶穌生以爲人生一大事首在敬天爰追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

以定四方。合氣水火土四行之精。孳生萬物。天外無神。故無偶像。无所禱。凡立廟設位陳牲酒。施鼓樂讃頌神名者。皆外道也。耶穌以天爲父。自稱神子。於世上億代衆生受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聞于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太宗詔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閱七朝。當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爲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貢經二十七部。無可攷。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又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

碑中所云室女誕聖于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祆神二也。末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其國。祆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夷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于外夷。而祆神之卽天主。遂爲西人假託以爲彼教之流行中土。蓋千年于茲矣。當大秦經像之旣東也。時又有爲天方教者。出于西印度之阿丹國。主其教者曰穆罕默德。生于耶穌後六百年。而辭世于隋開皇之十四年。至唐而其徒日盛。遂以回紇朝貢之期。挾摩尼（卽末尼）俱至京師。私創邸第佛祠。朝廷弗能禁。其教專闢大秦。故自回回教行而大秦之教遂替。宋元以來。寂寂無聞。直至明萬厯九年。

有大西洋之意大里國人利瑪竇泛海九萬里至粵東又二十年始至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內有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又攜有神仙骨諸物禮部奏言其自稱大西洋人而會典無大西洋之名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

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帝以利瑪竇慕義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卒不遣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之遂久留不去卒於京邸自利瑪竇東來其徒先後至者日益衆時值厤官推日食多舛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厤法其所携厤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請令仿洪武初設回回厤科之例許迪我等入局測驗于是西人之入中國者以推算爲名而陰行其天主教法遂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

剖。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遂于萬厤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潅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亟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楙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濠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是年十二月。始令王豐肅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

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俟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益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自明萬厤九年至此皆明史意大里亞傳文當明之季天主教入中國士大夫翕然從之者徐光啟為首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相與附和且為之潤色其文詞故其行日益廣時又有西士湯若望者進天主書像圖說朝士相與提唱援引于是自畿輔開堂蔓延各省京師則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

之西山東則濟南江南則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江甯常熟上海浙江則杭州金華蘭溪閩則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右則南昌建昌贛州東粵則廣州西粵則桂林楚則武昌秦則西安蜀則重慶保甯晉則太原絳州豫則開封凡十三省三十處皆有天主堂（以上據楊光先不得已書）自明萬厤以後國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脛而走矣大秦之名始見于范蔚宗後漢書傳乃中國所稱謂者大西洋之人不知也自利瑪竇入中土得與徐光啟交自詡淵源于東漢繼以艾儒畧得見景教碑遂援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攷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靈異蹟及其受刑十字架

上代民贖罪之顛末圖爲流布于是耶穌及天主之名遂
大傳于世

國初之主持天主教者爲湯若望其廓然辭而闢之者則
楊光先也湯若望者大西洋人從利瑪竇至中國以推步
之學與羅雅谷並以崇禎三年奉詔供事厤局徐光啟奏
請令其以西洋新法與中國大統厤校其疏密纂修新法
算書一百卷由光啟進之于朝値干戈擾攘又牽制于廷
臣之門戶不果行十七年詔李建泰平三晉以湯若望隨
行修火攻水利遭甲申三月之變而止値我
朝定鼎若望遂以順治二年至京師上書言新法有驗然

進西洋儀器得
旨試行特命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入爲欽天監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時憲書頒行直省時有歙之新安衛人楊光先者世習疇人之學爰具呈禮科謂憲書面上不應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報旋于康熙三年狀告禮部摘其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之誤奏聞奉
旨交吏部會審遂黜湯若望等授楊光先爲監副尋轉監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凡五請解職不許六年以推閏失實乃請更正則憲書業已頒行遂下光先于獄議擬大辟秋審緩決乃以遣戍遇赦歸自是復

用湯若望南懷仁為欽天監正副官。一時士大夫言天學者無不右湯而左楊。光先自憤其先憂之隱。不白于天下後世。爰著不得已書。攻其教法。其略曰自利瑪竇入中國以來。其徒黨皆藉厤法以陰行其天主之教于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而棋布黨羽。于

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厤法。其推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難盡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為

準而坿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中國不可無之人。而欲招來之援引之。自詒伊戚。无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準矣而大淸國卧榻之旁。豈容若輩鼾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畛者。不有入貢陪臣不回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不江統徙戎論。蓋蚤燭于幾。先以爲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若昔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若爲光先之愚見

倘可使中國無好厤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厤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其闢邪上篇曰。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而傅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謂天。卽儒者或不能免弊。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倘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倘識父子。況吾儒以天秩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

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夫楊墨之害道也。孟子拒之。恐人至于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也。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嗚呼妄矣。徐光啟以麻法薦利瑪竇等于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譏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款待外國人之政不。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于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耶穌爲誰。曰。即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

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其說言天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以為人類之初祖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欣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生于何代何時。曰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一至此哉。夫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无一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以宰制。今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宰制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人物萬類不幾息矣。天

主下生救世。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登一世于涓熙。乃僅以瘳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雲礽、以還造化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者。即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肆謗佛。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

證其爲天主門其救世之功則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死論不足爲主宰萬物者之功即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之更大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誠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王難渺若登縣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十字架上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昏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昏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又傳曰鷹化爲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

當嚴揖盜開門後患宜甚甯使今日詈予爲妬口毋使異日神予爲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光先既遇赦歸行至山東爲歐羅巴人毒死又以重價購其不得已書板毀之自欽天監復用西洋人遂爲定例而湯若望南懷仁等皆以臺職終卒于京邸于是西洋人之相繼入中國者浸浸乎以推步入臺爲開堂之捷徑矣

直省開堂之禁始于康熙八年是時欽天監復用西洋人又因南懷仁推闡得實奏

仁廟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惟不准傳教于中國及直省開堂者禁之然明季至

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時為護符互相容匿于是開堂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衆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滙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恩詔赦歸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西洋于內地行教聞見漸淆請除送京効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

改爲公廨奏入得
旨遠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無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附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衍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疏言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隨船回國俱報可乾隆間西洋人私赴各省

傳教者日益衆。經湖廣省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
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聞奉
旨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嗣于五十年十月奉
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
各省傳教之犯。業據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不過
意在傳教。尙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
禁囹圄。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
住。如情愿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粤。示柔遠至意。
欽此。以上據皇清通攷四裔門 初大西洋人之入中國者。意大里亞
之人爲多。以利瑪竇係其國人。方以類聚也。自新法之行。

其徒日廣。繼以

國初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于是踵門受廛之輩。皆以入京當差爲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羅巴洲之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于天下。然其在官之人。則

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呈請。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留京効用。自後即遵用

天朝服色。安寘京師天主堂內。生于是館。死于是瘞。不准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自便。封圻

大臣漫無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事端容隱不發因而此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潛通雖

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覬覦之漸萌于此矣

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貢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入都奉其國王表文求請貿易各欵並乞援俄羅斯往例遣人留住京師未及傳教之事意在弛禁以示中外一體華夷相安。按表文無此語蓋使臣在部呈請之詞奉

純廟敕諭爾國留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

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體改易服色則天朝從不肯強人以所難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刱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結妄行傳教所請尤不可行英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遣之尋將賜答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頒付粵東疆臣載入檔案（以上据魏源海國圖志所采粵中檔案）蓋

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于六十年

由商船赴粵。坿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于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即爭謁見儀注。入　覲之日。又以彼國素奉天主法無跪禮。睿廟卻其幣而遣之。自此始有觖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舊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疎。益無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䄠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之。于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白蓮教者。即末尼之支派。唐人所稱三夷寺之一。與大秦

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回教至亦挾摩尼俱來故其教介于天主天方二教之閒明之徐鴻儒倡亂山東已有白蓮教匪之目至我

朝乾隆之末

純廟訓政授受禮成是爲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四川教匪繼起蔓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爲名大兵且勦且撫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有是年九月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月首從以次受擒而是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

七七爲名。遂有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之禁。回教不食豕肉末尼宗之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專教與回部無涉方嘉慶中葉廣緝白蓮教匪時百相國齡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一等先期鞫之堂下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予豕肉一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者但求速決俾生西方樂土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鞫是獄時　先名宦公在江甯實親見之歸語其事則是時天主之教已早入中土矣皆出自中土死賴之奸民。藉拜會斂錢以聚衆謀逆。又以同財同色爲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西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畧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名目。故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謀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攜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奸民奉爲枕祕。壬寅議撫

越三年而有佛郞西人在粵呈請弛禁部臣不敢詰于是各省會匪無不藉拜會爲名歸宿于天主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也

道光二十二年白門撫議成議內所列傳教一欵言耶穌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已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八年以後之禁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之明文而白門議欵定自英人佛

郎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二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郎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之傳教者爲多。頗不便于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二十五年佛郎西商船赴粵。尋詣總督衙門。呈稱天主教勸人爲善。並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耆英方任兩廣總督。據以奏聞。奉
旨交部議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誆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自此外洋人寄居五港口者。皆設天主教堂。按房虛昴星躔度之期。以七日一宣教。法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廟禮拜。謂之安

息。日遂以為常。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衅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滬申由欽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郎西意在傳教。故其八款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或長住。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照。其上文言領執照者專指通商之船隻言一如內地民人無異。又十三款內開。凡按弟八款條約。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宜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論

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之馬神父。神父者法人尊其教主之稱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並請于續增條約內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載入邸報。自此傳教習教之徒。雖在華民亦張膽明目。恃外洋領事爲護符。益弁髦官吏矣。

滬中議定。維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闖入大沽。以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師。夷衆敗歸。滬議亦寢。而外洋已將奏准天津新議。栞入西人通書中。十年英人由天津入寇。

上狩灤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于是年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與英法等國交換和約又于天津新議外續增若干款須示各省督撫將軍遵照辦理于是法人又請續增專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即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禁天主教時撤爲公廨之天主教堂墳塋田土等件應即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執並聽法國傳教之士在于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等因當八年滬議甫定法人即于其年之冬以傳教爲

名。游于江湖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
奏到新議條欵。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撤之教堂地基
等件。于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游歷各省。一時
華人之從教者。恃外洋爲護符。藉以淩虐軍民。脅制官吏。
復奏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衆。請分別良莠。飭令
地方官妥爲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
爲善。業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
彼此齟齬。嗣後各該地方官。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
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

奸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拆毀教堂之役。詳後卷中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

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望羅雅谷等。已于明季供事厤局。而

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緊擢西士入臺遂爲疇人子弟所集矢。先師汪衡齋先生萊以嘉慶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其稿本藏于家。尋謹閱首卷郎及楊光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畧具見于王漁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疇人傳中。後在新安

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其日食交會之謬。即羣起而攻之。不足以關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數。五請解職。未嘗以推步自許也。言中國甯可無好厤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者。比于孟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攻其教法。非攻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于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訟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推步者。遂謂其于天學全無所解。此又妄人。乃至王尚書阮相國采錄其詩。亦

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豈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
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幾之識。開門無遠慮之人。封
疆大吏。不務綢繆。當國老謀。視同癬疥。遂梗禍階于今
日。反推先覺于疇人。良可慨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
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郎西在粵陳請。遂并華人之
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間執其口。而
鰓鰓焉懼誤撫局。從權照覆。不知當
國初時西人之在京師者。
仁廟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乃我

朝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賈生所謂倒懸之勢也。然則光先所論。固已燭其幾于二百年之前矣。

當雍正元年間。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撤爲公廨。時有湖北黃岡吳德芝之記其事云。自西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牓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棚皆具。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闔門誦經。及昪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倮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死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刳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斂法者謂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淩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鄉民惑于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

雖刻木亦奇絶。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幻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横陳圖也。又能製物爲倮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輭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黄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名見上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効用人員外。餘俱遣

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汙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如此按此書見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燄復張甚爲可恨云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條下云在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拂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目

睛之事。凡入其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貲本厥

析許復領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贍之終身受教者先

令吞丸一枚歸則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

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厠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

許。眥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

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

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跪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絶則教師

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

僞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佯病數日不食輒其師至果持

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

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按默深所論。與黃岡吳君大畧相同。而吞受丸藥。則傳教者得手之初。恃此以爲左券之據。蓋藥性初發。狀類顛狂。因有毀祖先神主之事。迨藥性既下。則心如魔所。不但禮拜喫齋。樂于從命。即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憑之者矣。又聞傳教之士。周歷各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則於其入堂講勸之際。暗施此藥于茶餌中。不踰時而本性潛移。皈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

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傳倩之事。則以本師預日其婦人之白皙者。臨時投以藥餌。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即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鴆以為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誆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拔其傳教之根株。而但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于一室而禁之交媾。遇屠人于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鐘者歟。

漢之黃巾五斗米。其教匪之濫觴乎。明之白蓮無為。其天主教之倀使乎。我
朝乾嘉之際。直省教匪公行。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

而攷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二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操入室之戈而臥榻之旁已被西人鼾睡矣自英人請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習教之禁于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為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託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為天父謂耶穌為救世主又杜譔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語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徼利逕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

上海劉擺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据曾中丞望顏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而該匪等毫无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滿連吳楚。當二十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于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于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爲羣。行之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圍拏。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城上所供未知

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跽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血。血水一鍾。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鍾各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禳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吞丸一枚。即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蠱物馮之者。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年而發棺之獄起。徽甯一帶。惑形家言。久厝不葬。猝傳其事。相與戒

嚴。然其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顱輙遭斧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閒以發富家貴人之壙。竊其珠玉殮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涇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殘尸之真盜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爲青蓮匪黨。然絕無左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忽病而死數日之閒。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尋視其小兒瘞處被人掘發。斧其顱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爲妖術也。貧家小兒嬉于門外。有過者投以瓜果賓餌其中有頃小兒輩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

也兒實不死柰何棄之遂傳解謎去如其法急救而蘇者全活無算然一兩月間流毒河北各省及于畿輔輦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鞫治者率多流傭走丐賣方操卜之徒即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得其情實予意邪教中符咒方藥欲藉人身精氣之靈而頭中之髓及其精靈之最聚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爲魔蠱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澤則如探囊底得珠領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眞鬼蜮之技能遁其形

而胥吏因緣文網疏縱欲以鬪猛虎于決蹯之後制蟄蛇于斷腕之時不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當丙午陽九之運又其事起于午未之月予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未幾而粵西告變矣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盡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鍊其下者流入采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于此

西人教法異同攷

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為天主教耶穌治世又

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爲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消長升降于西土者也佛生于中天竺而天主天方皆生于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大秦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故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者偪羅馬之衰遂并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輒以兵脅之故始行于葱嶺之東西遂及于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人與之爲仇故二教雖並踞西土已分水火之局而攷其所自來則皆婆羅門之支流餘裔也佛經有婆羅門天祠斥爲外道而唐陳元奘使

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爲婆羅門種是其教起于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于佛教旣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而爲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削頂留鬚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綫此其拾天主教之糟粕且不必論而合二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爲治世之初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治水云云此全襲泰西創世記中語曰阿丹治世卽記所云天遣亞當下世肇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卽記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

爲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誡于西奈山則言阿剌伯者亦本之西奈山在阿剌伯境內回部之首也波斯本條支之地爲回部之祖國而以爲大秦經像之所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之至考其淵源之所自則二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爾撒至穆罕默德集其成故回人以爾撒爲大聖穆罕默德爲至聖而爾撒之生正與耶穌竝世吾友俞理初正燮謂爾撒者卽耶穌之對音引爲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剌欣欣傳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

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數回部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世起數梅宜城據回回麻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穌之非二人𧰼無疑義理初又引回人幹爾塞經（塞與撒音之轉）言爾撒聖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以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于是夜將繫其髮仇至遭捡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云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死十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捡死于非命大畧相同

且其時已稱爾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二之確證。益自二教既分。馴至數典忘祖。同室操戈。于是西人主耶穌而奴爾撒。回人主爾撒而奴耶穌。實不悟其爲一人。即有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年一語。供證確鑿。然後知天主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杭世駿續景教攷。既混天方于大秦。錢大昕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皇之世。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總緣二教爭勝。皆援唐碑景教之文。故考据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天主本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辯。但据其後來之教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唾

餘。而天方教及拾天主之唾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即天主本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盡同。其總名曰克力斯頓教。後遂演其派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即舊天主教。今意大里亞佛郎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曰額利教。今俄羅斯所行者是也。一曰婆羅特士頓教士頓即斯丹一曰昇難皆轉音對音也今英吉利荷蘭彌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婆羅士特頓者英人謂之耶穌教。始于明時。曰爾曼人路得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主將嗣位。則大臣咸集巴釐滿衙門會議。必誓新王加特力教而崇婆羅士特頓教。乃共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

遂亦水火柄鑿之不相能。此又宗說。故曰六合之外。聖人而不論可也。